

汕头大学 2019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

科目代码：805

科目名称：新闻与传播学实务

适用专业：新闻传播学

考生须知

答案一律写在答题纸上，答在试题纸上的不得分！请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，答题要写清题号，不必抄原题。

一、名词解释（每小题 5 分，共 20 分）

- 1、导语
- 2、用事实说话
- 3、媒介融合
- 4、网络暴力

二、简答题（每题 25 分，共 50 分）

- 1、记者在采访中一般使用哪些方法记录？请简述几种记录方法的优劣。
- 2、消息与通讯的主要区别是什么？

三、新闻实务题（共 80 分）

- 1、根据以下材料撰写两条不同角度的消息导语，每条导语不超过 120 字，按 2018 年 9 月 20 日发稿的要求写作。（40 分）
- 2、就此话题撰写一篇 500 字左右的评论并自拟评论标题（40 分）

2017 年 5 月 27 日早上，一位名叫张顺安的 80 岁的老人被人发现死在家里，身边一个人也没有。张顺安其实并不是孤老头，有妻子，也有儿女。他的亲人有的在外地打工，有的就住在几里山路远的邻村。但最后，他还是独自死在了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豆叩镇先锋村的家里。

他死后，他的儿女因遗弃罪被送上了被告席。2018 年 9 月 13 日，四川省平武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桩遗弃案。他的四女一子一审分别被判处一到两年有期徒刑，有的立即执行，有的缓刑两年。

这个结果让他老伴儿赵秀觉得冤。

她细数张顺安对自己和 5 个子女的打骂，埋怨他的暴脾气。在老太太看来，她和 5 个子女，都是老人当初自己“赶走的”。就连附近的村民都说，这件事“说不清是老的不对还是小的不对”。

但在当地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看来，无论如何，张顺安毕竟曾经养大了他的儿女。一位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不应该如此孤独。

这桩案子甚至被平武县委县政府刻录成了光碟，要求各乡镇、村组织群众集中收看。

因为在平武县几个藏在大山深处的村庄里，张顺安并不是唯一一个守在老屋中的老人。

汕头大学 2019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

生命中的最后几年，张顺安一直独自生活在这间老屋里。据豆叩镇派出所走访了解，最后一个见到这位老人的，是村里的民兵连长。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张顺安，先锋村村委会的干部们两人一组，排了个值班表，轮流去他家中烧饭打水。

2017 年的 5 月 25 日，民兵连长像往常一样烧好水，在锅里留下了足够吃两天的米饭，跟躺在床上的张顺安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。5 月 27 日早上，下一位轮班的村干部再次推开老屋的木门时，看到张顺安仍然平躺在床上，四肢伸展，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
“没有一个人在身边，没有儿女给他送终。”负责办理此案的豆叩镇派出所邓警官说。

经过警方确认，老人是自然死亡的。5 个子女在他去世后陆续赶了回来，最远的是在浙江打工的小儿子，最近的是住在两公里外的二女儿张群。张顺安的老伴儿赵秀，如今就住在张群家里。

从 2014 年起，张顺安成为村里的建档立卡的贫困户。他上了年纪，健康情况越来越糟。前年他摔了一跤，村里人把他送去了医院。到最后，生活已不能自理。

张顺安最后一次住院是因为肠胃问题。入院的第一天，是三女儿陪护的，第二天和第三天，是小儿子陪护，其后“再无子女看护”。在去世前一周左右，张顺安“自行出院”，回到了他深山里的老房子，最终独自死去。

张顺安离开这个世界后，5 个子女终于凑齐了一回，安埋了他。但他们没想到，父亲在离世前把他们告了。

2017 年年初，张顺安到豆叩镇的司法所“寻求法律援助起诉子女”，要求他们履行赡养义务。司法所工作的戴晓玲不断拨通老人 5 个子女的电话，想把他们都叫到一处，商议老人的赡养事宜。电话打了很多次，事儿却始终没能张罗成。

戴晓玲已接触过不少类似的案件。一个老太太得了癌症，躺在医院里，子女们却不肯来付医药费，也不来照顾。她同样挨个打电话给她的子女们进行调解，解释法律的规定，劝他们到一起谈谈。那次案例的结果算不错，老太太的儿女们最终凑到了一起，达成了赡养协议。如今，那位老太太已经过世了，总算是有人给送终。

类似的案例戴晓玲能数出一大把，都是有一个或病或老的老人留在村子里，无人照管。而儿女或是因为离家打工，或是为着赡养责任彼此扯皮，导致了老人无人照管。大多数案例也都在调解之后解决了，儿女们才知道不赡养老人的利害和后果。

对于这场官司，老伴赵秀抱怨，老头子“死了都不让子女安生”。张顺安脾气差，和人的关系都处得不好。就连在庭审当中，证人也提到了几件事：

他住在卫生院里，就骂护士给他打针打疼了。同屋的病友帮他打饭不合他口味，他也要骂。村里曾经集资修路，他到村委会拍着桌子骂，不肯出钱。

他年轻时因带人闹事，劳改了 8 年。离开家的时候，他的小儿子才 3 个月，

汕头大学 2019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

等他回到家，孩子们都已经大了，与他也生疏了。他的脾气越发不好，时常发火，甚至曾把儿子的头打破过。早年间他的大女儿找了个上门女婿，被老头子骂走了。最终，所有的子女都离开了他，连老伴儿也搬走了。

赵秀离开老屋是在 2010 年。那时，女儿张群听说母亲又被父亲打了，眼睛被打肿。于是她下决心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住，一住就是七八年。

赵秀搬来后，张顺安也隔三差五来这边住过几次，每一次都不欢而散。尽管父亲已然是年近 80 的老人，但在张群眼中，他骂起人来依然中气十足，打起人来依旧很疼。

在一审法庭上，5 子女的辩护律师称，张顺安生前，子女没有尽到赡养责任，他自身也是有一定过错的。

对于一审结果，张顺安的 5 个子女都没有选择上诉。被判缓刑两年的张群回到家中，继续打短工，照顾母亲。整件事堵在她心里，让她一度“整宿整宿合不上眼”。

同村的禹大娘不赞同张顺安把子女告了，她听说遗弃罪是刑事案底，“孙辈都不能考公务员啦”。她说起当初张顺安“打老太婆”的场面，那时候，赵秀时常“穿得像乞丐一样”。她也和村里其他人一样，很难说清是谁对谁错。但她也觉得，一个老人这样子孤零零的死去，还是不应该的。“说不清楚。”这是包括邓警官、戴晓玲在内，大多数当地人对这个案子的感受。在司法人员心目中，情感的归情感，法律的归法律。按照法律的规定，只要亲子关系还在，照顾张顺安仍然是子女们的责任。

“毕竟养大了他们。”司法所的聂主任强调。

据张群回忆，姐弟 5 人和母亲相继离开后，父亲开始对村里人说，自己“没人管”。

2014 年开始，他每年还能领到几百元的粮食补贴，并不是日子穷得过不下去了，只是没有人照顾。村委会暂时担起了这个责任。但没法子把他送去福利院，因为老人还有 5 个子女，“不符合规定”。他家是低保户，也去不起收费的养老院。

而在这个大山深处的村庄里，张顺安不是唯一的独居老人。这些深山中的村落很少看到聚集在一处的房屋群，一户户人家零零星星撒在山坳里，每一间房子都显得孤零零的。

在 9 月 13 日的庭审后不久，平武县人民法院印发了司法建议书和调研报告，其中专门提到了“针对遗弃老人、留守儿童的违法犯罪行为”。

豆叩镇下辖的一个村，甚至组织部分村民全程看了庭审直播，“用身边人教育身边事，警示教育意义很大”。豆叩镇距绵阳市区 96 公里。年轻人几乎都离开了，近一点的到镇子上去打工，远一点的到城里去。

张群的邻居禹大娘和老伴儿一起守在这座山里，守着老屋、田地和几十头猪。老两口都是六十岁左右，他们的儿子在镇上生活，女儿在成都，外孙在江油市读书。禹大娘和她老伴儿没想到要离开这座山和老屋，他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。至于将来行动不便后该怎么办，他们还没想过。（完）